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都是幻 第三回 梅魂幻 彈四鸞奇逢駙馬樂

憑空步入九重垣，宮殿岩嶠雲際懸。千官鵠位繞珠簾，奏鈞天。一朵祥雲捧玉娟。龍香鳳灼吐清煙，引入瓊宮對綺筵。紗窗花影轉欄杆，月催眠。紫薇即擁紫薇仙。——右調重疊《憶王孫》

且說南斌殞死樹下，只見樹旁轉出兩個青衣童女來，對南斌道：「我萬歲爺有旨，特召南相公講話。」南斌驚道：「萬歲爺為何事召我。」童女道：「但隨我來，不必驚疑。」南斌只得隨行。由重門而入，走過許多巍峨殿宇，轉過無數花柳樓台，引到一個所在。只見朱門高處，有一匾額，是「武陵宮。」

門內，又走出兩個采女，迎接南斌入來。又走過許多曲徑花闌，引到一個小畫堂中坐下。南斌抬頭看時，是一個空空苑囿。只見兩旁有十二座彩樓，俱是空中樓閣。左邊六座，右邊六座。

見上面人窗玲瓏，朱欄畫檻，欄杆上珠簾半卷，簾內俱有絕色佳人，豔妝麗飾，倚著朱欄，來看南斌。左右兩旁，多有采女聚立，望去猶如半天仙子。中間有一甬道，望見百步之外，有十二座彩屏，屏上各畫金鸞一對。屏中各掛小金牌一面，如圓月一般。南斌坐在畫堂，心中疑惑，不知恁故。只見采女獻上茶來，南斌吃了。茶味清香異常，像與梅香一般。

又見有兩個太監，走到面前，撩衣稟道：「萬歲爺有十二宮，宮主要選取駙馬爺，特設金鸞彩屏十二座，金牌十二面，金彈十二枚。若彈中了某座金牌，就配與某宮某主。」南斌問道：「若十二座金牌，俱彈中了，卻怎麼樣？」太監道：「就把十二宮宮主俱配與駙馬爺。因連日選取功臣子弟到此彈射，並無一中。今萬歲爺因南相公是仙府靈姿，天緣到此，要南相公彈射金牌。」說完，即取過雕弓金彈送與南斌。

南斌便昂首拱面，將彩樓上十二位公主，俱顧盼了一回。

笑一笑，付道：「我小南在南莊把飛鵲都打下了，那怕這十二面金牌。」隨即從從容容，張弓搭彈，對鸞屏輕輕一放，聽見金牌上當的響一聲，兩旁閃出兩個紅袍太監，將響的金牌除下。

看時，乃是第二宮迎雲宮主。采女報上樓中，樓中奏一番鈞天之樂。只見迎雲宮樓上拋下一彩球來，采女拾了，送上南斌。

南斌看時，見球上繡的百花皆備，而梅花為首。錦色煌煌，異彩奪目，不及細看，就叫采女收下。閒坐一回，見又有兩個宮娥，一人手捧香盒，一人將玉杯滿斟濃酒，稟道：「王后娘娘有旨，請南爺飲三杯喜酒，再彈金牌。」南斌飲了三杯，又用些珍味。那酒味清香異常。也像似梅香一般。

太監又送過一枚金彈來，南斌接彈在手，取了雕弓，走向畫堂檻外，拈弓一放，又聽見當的響一聲。兩旁又閃出紅袍太監，除下響的金牌看時，乃是第四宮奪月宮主。采女報上樓中，樓中也奏一番鈞天之樂，隨即拋下一個彩球來。采女拾了，送上南斌。南斌看時，見球上繡的百鳥皆全，而鳳凰為首。棲飛跳舞，靈活異常，也叫采女收下。宮娥又斟酒過來，南斌又飲了三杯。

太監又送過一枚金牌，南斌接來，拈上雕弓，持滿一放，又聽見金牌上響一聲，紅袍太監除下看時，乃是第三宮棲霞宮主。一般報上宮樓，樓中一般奏樂，宮主拋下繡球來。采女拾送南斌看時，繡的是百獸俱全，而麒麟為首。行住坐臥，宛如有氣，也叫采女收下。宮娥又斟酒過來，南斌又飲了三杯。覺得酒倦，到上面交椅上少坐。抬頭去看兩邊樓上的宮主，心中付道：「我一時之間，眼見得連中三宮，這十二個美人，怕不都是我小南受用。昔年讀盡萬卷書，不如學一張仙圖。」

太監又送過金彈一枚，南斌接來，走向前邊，拈弓對中一放，金牌上又響一聲。紅袍太監除下看時，是第一宮凌霄宮主。

聽見樓上奏三通廣樂，然後拋下一個彩球來。采女拾送南斌看時，繡的是百寶俱全，而珠玉為首。方圓奇巧，具山川之靈秀。南斌也叫采女收下，宮娥又斟酒過來。南斌怕酒眼生花，後面八個金牌，恐有失手，推辭不飲。宮娥道：「這是喜酒，定要吃的。吃了這三杯，到外面大殿上，拜花燭去。」南斌只得接來飲了，心中又喜又疑。喜的不消說，疑的是後面八宮八主的鸞屏，為何今日不彈了。

付度之間，見外面走進兩個太監來。撩衣稟道：「萬歲爺有旨，召南爺相見，請加冠帶。」宮娥二人，將南斌衣巾除卸，罩上烏紗帽，披上錦衣袍，腰懸金帶，足穿粉靴。隨了太監，由原路出宮。到大殿上，見有十二位帝王，頭戴平天冠，身穿紅蟒袍，端拱而坐。南斌不敢抬頭，俯身下拜，口稱萬歲。十二王稱：「卿家平身。」賜繡墩以坐。南斌謙讓坐下，中間一王，親賜御酒三杯。開口道：「朕為十二宮宮主，選擇佳婿久矣，奈非天緣，都不能彈中鸞屏。幸卿家天緣到此，連中四屏，皆是長宮。朕喜出於望外，此乃赤繩早係，就此偕婚。」即喚內相，引了女樂，往後宮去迎凌霄、迎雲、棲霞、奪月四位宮主。一面叫內相整備花燭之儀。須臾之間，金蓮銀燭高燒，寶鼎龍香煙裊。錦屏中採花齊列，玉殿上繡褥重鋪。一個采女，將宮花兩朵，插在南斌的烏紗帽邊。一個采女，將錦緞一端，披在南斌的錦衣袍上。但聞一派笙簧簫鼓之音，遠遠而來。四位宮主，已出宮到殿矣。這四位宮主，大概是如何模樣，但是：

五鳳珠冠，高罩一團雪玉；七章繡服，低籠三寸金蓮。婷婷娉娉花枝態，步步迎憐；鏗鏘鏘鏘環佩聲，悠悠款耳。四輪華月，瓊宮內緩緩輕移；幾陣香風，繡帶中遙遙遞送。綽約清揚，似數縷彩霞飛出；晶瑩豔麗，如五色祥雲捧來。

南斌偷眼一瞧，想道：「方才彩樓之上，望見一斑，如今更加豔麗。若還卸去宮妝，細看玉面香肌，不知如何妙絕。我小南這場受用，則怕是夢也。」宮主近身並立，女工作樂，內相贊禮。行完了禮，面前許多采女引道，金絲燈，金蓮燭，引入凌霄宮。見宮房陳設之物，俱華麗異常，如入萬花金谷，目眩魂迷。少頃，排列酒筵，是五桌團團圍擺，如梅花樣一般。

南斌與四位宮主，依席坐下。見筵上，設的是百味珍饈，斟的是瓊漿玉液。又見四個繡球，俱用金絲盤托住，下用玉架，架在筵席之前。燈光與彩光相映，內中繡的百寶、百花、百鳥、百獸，靈靈活活，把玩不盡。南斌暗中稱羨。酒過數巡，聽見碧紗窗外，有人嬌音瀝瀝道：「姐姐輩，向來賦詩，每每思念姐夫。今姐夫已齊眉並案，何為而反不賦詩也。」凌霄回言道：

「妹妹豈不曉，及至相逢半句無。總欲賦詩，又恐賢妹輩竊聽，故此少緩。」只見窗外人嘻的笑一聲道：「方便，妙妙。我自去也。」南斌道：「原來宮主雅善於詩，才貌雙全，卑人萬千僥倖。但卑人與宮主，南北相岐，平生相昧，何緣而思念及也？」

凌霄道：「郎君在南莊時，愛妾輩如珍。妾輩曾與白雪爭春，蒙騷人閣筆評章，叫妾輩讓雪三分，素心不服。蒙郎君所獎之詩云：『讓雪三分應不讓，天香一段雪輪降。』因此言大為妾輩助勢，自此以後，妾輩欺霜傲雪，而雪不敢與妾輩爭矣。故此曾賦詩望郎。」南斌道：「卑人此詩，不過為愛梅而作，何宮主以為相得也。」

說到此處，只見宮娥二人，扛了兩支彩燭進宮，來到筵前放下，稟道：「今日外國進貢，內中有彩燭四枝，名為百花燭。」

皇后娘娘特送二枝來，與駙馬爺助彩。」細看時，見此燭有五尺之高，大如拱把，外面是朱紅顏色的，上下俱是描金人物，龍盤鳳繞，異彩繽紛。宮主叫宮娥點起一枝來，明亮異常。燭心中滾出一道清煙，忽然結起蓮花一座，彩色瑩瑩。又從旁透出一股煙來，結起梅花千朵，清華靄靄。又從旁透出一股煙來，結起牡丹一枝，豔麗煌煌。從此三股，盤盤旋旋，只管花上吐花，或桃，或李，或木，或芝蘭，或丹桂，或石榴，或金菊，或海棠，或芙蓉，那燭煙盤旋處，滿宮中畫棟雕樑，俱是奇花開遍。真個是天地外的奇觀，古今來所未有的。南斌與四位宮主，一面飲酒，一面玩花。但見愈吐愈奇，玩之不盡。

南斌玩了一時，回頭見四位宮主，桃紅滿臉，愈加標緻。

對宮主道：「燭花之奇，雖然妙極，又不如娘娘輩之花貌，看之不厭。卑人意欲熄了此燭，明日再點再玩，宮主以為何如？」

凌霄道：「但憑郎君之意。」隨即教宮娥，將羅扇輕輕撲滅。

但見滿屋的奇花，就如蕉枯了一般，俱漸漸憔悴，漸漸形消影滅了。望見紗窗外，已月移花影橫窗。南斌即立起身來，牽宮主

之手，微笑道：「卑人幾乎憂殺娘娘矣，乞娘娘早赴藍橋，以慰下情。」宮主即叫宮娥進膳。膳完，即移步到妝台前，含羞低首，卸去宮妝。到牀前，見金盆中蘭麝香湯，早已滿注。

各各洗了手腳，一同脫衣上牀，抱入被窩。南斌這一夜的受用，不知是醒也，夢也。

次朝直睡到紅日穿窗，方才起來。宮娥服侍南斌梳洗，采女服侍宮主梳洗，理妝已完，夫妻各穿百花衣服。房中琴棋書畫，六律八音之物，無不週備。除酒饌之外，無非是彈琴賦詩，下棋，吹簫。到三朝之期，夫妻一齊官裝上殿，去朝拜十二王。

山呼禮畢，一王道：「宮主且自回宮，朕與南卿有事商議。」

賜繡墩坐下。

南斌道：「萬歲爺有何事相商？」一王道：「昨日蠻王進貢，有世子二人同來，要求朕女為姻。此分明有欺朕之心，意欲絕之，則彼必含怒而去，將來恐有釁端。意欲許之，朕女玉質金姿，豈忍遠拋異國。朕已對蠻王言，以彈金牌為辭，明日與他勁弓兩把，諒蠻王世子，不能開弓，豈能彈中。惟南卿射中金牌，使他知我國有人，含服而去。一則以全朕女，二則以杜釁端。南卿以為何如？」南斌道：「萬歲爺聰明天縱，所見甚高。」一王道：「卿且回宮，朕當宣召。」南斌又山呼下拜，退回宮中。

宮主問道：「父王所議何事？」南斌把方才所言，述了一遍。凌霄宮主道：「此事父王還宜絕他為是。聞知外國，騎射甚精，多能穿楊貫犀。倘蠻王世子彈中了金牌，豈不斷送了我的妹子。」四位宮主，俱覺懷憂。南斌道：「萬歲爺自有主意，宮主且寬懷。」漸漸天色慾冥，房中酒席，又已完備。五人坐下，飲了三巡。采女正要張燈，只見宮娥又拿了兩個異樣的物件，走進宮來。宮中忽然明如白晝。宮娥道：「今日東海蠻王進貢，珍寶甚多，內中有這兩枕，名為水晶枕。皇后娘娘送來與駙馬爺、宮主枕頭。」細看時，見此枕有六尺之長，光芒如夜明珠一般，徹底澄清，玲瓏奇巧。內中有三島十洲，有千岩萬壑，峰巒洞穴之奇俱備。有日月，有雲霞，有草木，有花卉，有鳥獸，有人物故事，有殿閣樓台。將他搖一搖，內中之物俱動，靈靈活活。宮主見了，甚是喜歡。南斌道：「天地間有這樣奇巧之物。卑人讀書時，見唐朝開元遺事，說西域龜茲國貢一枕來，顏色像瑪瑙一般，潔潤如玉，枕了他睡去，夢中能見十洲三島，唐王稱為遊仙枕，千古以為奇物。這還是夢中見的，如今此枕之中，千奇萬怪，明明灼見，這也是天下罕見的。但不知枕了他如何光景？」宮娥道：「聞知進貢的話，枕了他冬暖夏涼。」此後，竟將兩枕豎在酒筵之上，細細看玩。看到後來，見內中有一對男女，將身倚在太湖石邊，行春圖故事。一提一送，儼然如活。南斌指與宮主一同看了一回，大家笑了一回，不覺情興勃發。即忙完了酒饌，將此枕列在牀中，滿牀亮如白晝，五人脫衣上牀。此時正是寒天，枕上去果然暖氣如蒸，和而且軟。南斌見牀中亮得異常，便揭開錦被，令枕光透入。

細看宮主之身，見兩乳圓突，白潤如脂，含笑撫乳道：「香肌之白，諒天下美人，應無雙矣。」凌霄道：「妾輩不肯讓雪三分，為此故也。」南斌看至下面，笑道：「因股間有桃紅一點，故此雪未爭耳。」笑語之間，情興大發。先抱凌霄做起，次臨迎雲、棲霞、奪月漸漸輪。外面行的情事，映入水晶枕中，好不有趣。南斌這一場的歡暢，又不知是醒也，夢也。

次日早膳後，南斌正與奪月宮主下棋，見宮娥走來報導：

外面萬歲爺著內相在外，宣召駙馬爺到武陵宮，與蠻王世子同彈金牌。」南斌聽了，即停了棋，出宮同內相到武陵宮小畫堂中。望見遠處，只設兩座鸞屏。兩邊樓上靜悄，不比前番熱鬧。

隨後四位宮主，也到武陵宮來。見八位妹子，早已在彩樓之上，就登樓與妹子相會。恐怕蠻王世子彈去，一齊心中憂慮。將簾兒垂下，悄悄的張看。只見世子帶了四個內相，同人畫堂。面貌猙獰，身材短小，是蠻邦人品。南斌與之行禮，賓主位坐下。